金粟齋先生文集

金粟齋先生文集卷之二目錄

記

餘力家塾記

重建著存觀瑺溪金氏世宦祠記

予負軒記

新昌南明山中秋對月亭記

存愛堂記

廬陵縣婆波渡亭記

龍山記

勤樸堂記
筧溪記
渾然齋記
文山祠祭器田記
介石記
盧陵縣二衙後園二塚記
復齋記
肯肯堂記
慕陶耕舍記

璠溪地圖紀
泗洲山新阡記
義鷄記
邵贈君焚券事記
紀祁門李徵君代償事
紀長豐吳烈婦金氏死事

金栗齋先生文集卷二目錄終

金粟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餘力家塾記

予嘗讀小學見其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爲教求其義之所從起而未得及觀魯論子游譏子夏門人夫子論弟子職二章然後知其教本於聖門而餘力學文之意小學猶未及焉然則古者小學之教凡以爲身心計而文藝乃其末耳予因作而嘆曰古今人才之不相及有由然也何也人之幼也良心未喪雖喪而易復蒙養之正與不正

而聖狂之界於此焉分古者小學之教其子弟也灑掃應對進退以斂其躬孝弟謹信以約其心汎愛親仁以端其趨於是有餘力焉則又游心文藝之塲以資泛應而不使少有暇逸以習于頑是以人才之成達則爲皐夔契稷垂龍益伊傅周召而功名勳業著于當時窮則爲孔顔曾思孟而功名勳業垂於後世鑿鑿乎有以收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而天下後世未有能及之者不幸而不成則亦康衢擊壤之流而不失爲聖世之良今之小學之教何教也甚以

爲之所塾之師以爲之教方其幼而入也範之傚以爲籍記之資授之句讀以爲記誦之門及其覓梨栗不得怒而詈其父母而師不知也知亦不計也比其長也傅之以雜撰以通其古今課之以藝文以達其詞華及其頑發而縱欲以逞旋而修及其父母而師不知也知亦不計也其所以教者如是而已不惟師之教如是雖父兄所以望其子弟拳拳焉囑其師以教囑其弟子以學者亦如是而已是以今之人才其成也不過爲騷人墨客取科第功名富貴爲榮身肥

家計不幸而不成其究也有不忍言者矣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要亦小學之教異耳蓋古者小學之教求以淑其身心身心淑而大學之基立後世以文學爲教而不知文藝雖大學所不廢然而非其本也故古人但以餘力爲之夫古人以餘力爲者而今乃以爲正學古之所謂正學者今且餘力不及焉何恠乎古今人才不相及也欲爲

國家人才計者必先復小學之教而後可予歸田之明年曾大父南園翁泒下議增一塾師而立塾無所

乃徹後巷之廢室改爲之踰年而告成中爲樓三間以居師與弟子左矮屋一間爲庖湢厠牏之所右向巷爲淺樓三間二以居守者而一以爲塾門將闔日延師居之僉謂是室雖陋而所係於子弟者甚大不可以無榜予因命之曰餘力家塾蓋言子弟有餘力則就是室居之不然則固有本務者在而奚暇及此哉然使居是室者因是而有省焉師易其教弟子易其學爲父兄者易其所以望弟子者而囑其師弟子以教以學焉則不易塾而道存而灑掃應對皆脩齊

治平之理詩書六藝乃孝弟謹信之基是塾也即古之小學也安知不有如古人者出其間以爲是塾之光乎予將以是爲爲國家人才計者先焉

重建著存觀瑺溪金氏世宦祠記

著存觀故有予家瑺溪金氏世宦祠嘉靖庚子弗愼於火壬寅重建癸卯工訖祠之廣輪高下一仍乎舊惟繚以甓垣杜其簷端兩門而門其前途則令制也爲屋僅若干楹規制視他祠雖劣而據高視廣明敞

爽豁連峰四拱叠障如屏依山一流擁護野田泓帶其前則又若天造地設特以壯吾祖宗之居者焉此則他祠所未有也祠祀八世祖宋進士新寧縣主簿革公以下若干人不入仕版者不與焉入仕版而不出吾瑠溪派者不與焉祠後即主簿公墓覲以墓設祠之設疑即當時墓祠祀主簿公一人主簿公以下後人以義祔之也祔之祔之延及奕葉則可以言世矣故以世宦名祠必非當時祠名後人以義創之也舊未有記之者不可得而攷也然祠曰世宦必世有

是宦而後稱以今觀昔則誠世矣以今自觀宦跡之不昌莫甚焉如之何則可人有言曰欲求世宦必多讀書予曰世固有讀書而不得宦者則又何居夫宦天下之大業也其得其不得維天主之讀書雖可以求宦而不能使天必與之宦能使天之必與者脩德而已矣德也者感格乎天以召祥者也昔漢于公之爲吏也有陰德于公自多其德也高其門令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既而其子定國果爲宣帝相孫永又爲御史大夫封侯奕世宋晉國王公文武忠

孝見稱於時公自以爲德浮於位乃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有三公而以此爲之徵旣而子文正果相眞宗享榮名十八年孫懿敏出入侍從三十餘年奕世位三公今夫施人以惠而隨責其報十九不得報二公執其今日之爲以卜再世之顯達如持左券交手相付無纖毫爽何也德足據也有德而承以讀書旣讀而益增厥德此宦之所從來老子曰重積德則不可克不可克則莫知其極人有世德於世宦乎何有雖然君子之脩德亦曰德所當脩而非爲宦謀

也使其爲官謀則其爲德也薄矣此于雖籍口於于
王三公之言而未免於陋之也漢秺侯日磾于氏之
得姓祖也觀其一時所爲如史傳所紀孰非積功累
仁之事然而侯未嘗一言及後嗣而後嗣卒以官顯
至七葉爲漢侍中屹然超張許史三氏之上而今之
言世官者先焉然則爲吾氏後者當何如欲近取諸
家則法吾今居之祖欲遠取諸先代則法吾得姓之
祖庶於是祠爲無愧云

于貞軒記

會稽縣丞金子瑆徽之休寧人志大而才疎行迂而計拙論於天官得丞會稽人曰以子之學而丞是官誠負子矣瑤因而怏怏不能平至之日縣無長吏瑤視篆厥務頽弛民生彫敝瑤於是盡督察之術以繩吏盡撫恤之方以懷民稽其簿書糾其治守辨其良黙展其功緒嚴其懲賞平其獄訟正其供賦省其征繕勸其課藝卯而登堂終酉而不得退至繼以燭而上官之追責下民之注望猶逐逐未厭不兩越月髮巳有就白者瑤於是俯而念曰瑤哉瑤哉人謂丞負

珩瑤今負丞矣昔崔斯立丞藍田欲爲而不得瑤今丞會稽得爲而不能何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是夫因取斯立尋不負丞之意而反之署其退食之所曰尋負以志愧也嗟夫丞卑職也而瑤且負丞使瑤當日而官丞以上其爲負也不亦大乎然則又烏用快快爲也官無大小能官爲難能則稱其官不能則不稱稱其官則雖丞何足愧丞固尊也不能稱其官則雖公卿何足羨公卿固卑也尊卑之分不存其官存其人瑤不能丞也因著能官之難以與有官之君子共

勗之

新昌南明山中秋對月亭記

南明山在新昌縣治之南三里勢環圍而斗起石骨巉巉止其中若一巨艦然廣約四五丈縱十之西際突畫一峽方廣若門中有三松掩映天光恍若圖畫每遇中秋倚東山對峽望之月適峽中而下流餘夜則漸有前却不正對初入之狀兩山呀然而月臨其空若老蚌眠沙中偶乘風月仰天哆頤而獻其珠其既入也若寶鑑在奩而適揭其蓋也又既而下歷三

松柯幹蚴蟉時有蔽虧又若蛟螭虬唇之屬怏覩夜光吞吐莫能爭相盤旋縈遶依依而不忍釋也夜半寂靜月隱山黑而峽中之照㓉㓉如射對之者皆毛骨竦聳神情曠逸忽若飄然遺世而別託一天斯眞天下之奇觀也於是山之僧因即其面峽之所築基而樹之亭題曰觀月予始至新昌即聞是山之勝不數日屛事一遊庠生呂子光演輩引入此亭幷道所以名亭之義予惟月夜皆所以為月見月之處皆可以觀月今此亭之月惟峽中得之惟中秋一夕見之

則此名豈足以盡此亭之美乎因易之曰中秋對月亭夫歲有十二月而望日之月爲圓月有十二望而中秋之望月圓而且清中秋之望之月一歲而一見者也峽而得月固奇得望之月而又得中秋之望之月豈非其奇之奇者乎究其實特適然之會而非天之有意於是峽而爲之流其月亦非地之有意于是月而爲之呈其峽然而是峽實地之勝是月實天之勝天不愛其勝而以是應乎地地不愛其勝而以是承乎天天與地各出其素所靳且秘者以相與以共

貽此地之美槩謂其適然不可也新昌僻在萬山間居者多積儲至長其子孫出者多科第至有一門而三占倫魁一姓而同捷十進士者予意其必有奇氣鍾其間覩斯峽也而信其有賸靈矣乃記之

存愛堂記

昔予得此官於會稽日悒悒不樂人咸語予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予時不以爲然旣而涖會稽予惟率予性以行焉知予之能愛也然而會之人方欣欣然比予旣則熙熙然輸情以接予

其后也凡政之經予出獄訟之經予聽斷者毋問中不中帖帖然以承罔予逆焉其視予眞若其父母然者予于是始信前言之有驗而喜是官不予負也嘗名其堂曰存愛而未爲之記越明年予以憂去又二年服闋北上改官廬陵廬大倍會而民吏弗率予始至又若初得此官然或復以是語予予乃惕然有感於會事因以名會堂者名廬堂焉夫予之名會也適民情旣孚之後而今之名廬廬之民方緝緝然不知予之爲誰嗟夫彼不知予爲誰此予所以名吾堂以

自省以求自盡也夫愛生於仁仁者天地生生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有是生則有是仁有是仁則有是愛有是愛則有是應感之機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堯舜之爲治也存心于天下洽德于民心而堯舜之民卒以堯舜之心爲心然則予惟患不能以治會者治廬耳毋患乎廬民之不會如也豈惟廬哉雖舉天下之民皆廬焉苟能以是道行之則雖合天下爲一家聯萬姓爲一人亦奚不可惜乎予也無其位而獨以是求之廬耳雖然予且求之廬而謂治之大於予

者獨不知以是求之乎夫不知以是求之非所以爲治知以是求之而謂天下不復如堯舜之世非所以爲天下天下卒未嘗不可復而吾所以求之者或非其道則咎有所歸乎懼夫咎之巳歸也記之堂爲天下先

廬陵縣凌波渡亭記

凌波渡舊隷廬陵盧家巷下後爲商舶所據遷淸水巷巷隘而埠欹渡者不便舊設渡舟七艘分日鬻渡近有私舟奪鬻官不爲禁渡舟遂迍邅不進往往有

覆溺之患嘉靖癸丑秋渡東生員林子朝以醫寄治
邸爲予言其事予曰當爲子復之次日因詣渡集諸
渡鄰訊其實即日排去商船禁私舟毋得奪鬻令渡
舟仍舊分日以鬻遠鬻有罰於是渡者皆懽呼稱便
予曰古人制置原有所擇茲而復古此人情所以協
也然古而擇於盧家也後乃遜於商船而莫之爭何
也嗟夫其必有由來也蓋埠之大者船舟所利盧家
之埠博而整故凡商船之來莫不望是投止以橫截
渡口其始也渡子必嘗與之爭或爭之不勝而鄉人

莫爲之助或助之而猶不勝聞於官官亦漫焉以釋
其不平固未嘗嚴爲之禁以杜後也於是商船習見
其然遂晏然以是埠爲已之埠此去彼續櫛次鱗襲
莫知顧忌渡舟無間而入亦遂晏然於清水之便而
莫之復爭積以日月至埠之人且不知是埠之爲凌
波而況商船乎然則盧家之遜於商船其所由來遠
矣夫前日之盧家既可遜而他之則今日之盧家寧
保其後日之不他遜乎船舟利大埠而渡子不足與
敵古今同情也如之何則可因召林子而語之曰是

渡也復於予而始於予予且行矣此則予世世之利也子何以守之林子曰出入是渡而不以是渡之利害懸於心者非人也知民間之有利害而不能爲之衛其利而捍其害非官人者也恫瘝切於身喑者欲言而跛者欲趨前日之遜以未知有今日之害耳今知之而幸釋之而猶不能兢兢以圖終是悞服鴆毒者既解焉幸其不死而又服之也世寧有是人乎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渡廢其允終矣於是樂爲之亭於渡西以慰渡者榜以凌波之名以立其赤幟

焉林子又爲之東亭扁榜如西亭捐俸資之亭成購土三畝收其入以備二亭繕脩之費俾鄉老某某主之是爲記

龍山記

龍山在金城之南世傳是山分脉岩公山虵竄螭飛迤邐數十里止於金城狀若龍然故名或曰是山也有龍湫焉亢旱土人以所忌投之使雨多驗故俗又名龍過山伯舅文華汪翁世居金城雅愛茲山之勝取以爲號今年且八十矣是月十三日乃其誕辰厥

倩重瑶諸姪也請瑶言爲壽瑶受翁愛自膝下翁之壽雖微重之請瑶豈容無言而況復有請乎雖然山靜物也而以龍名非靜不能以不動耶然而山則固未嘗動也其在人也其諸靜極而動動而無動者耶我外祖之存也以創造經營甲一鄉然與鄉人相安於無事逮翁之承也約已自下不減外祖然而外侮屢至翁於是奮起而捍衞之左瞻右顧前跋後疐夙夜而不以爲勞饑寒而不以爲困挫折屈辱而不以爲病忍人之所不能忍甘人之所不能甘夫然後始

得一息以保我外祖之業於不墜是豈其性動耶抑
亦其所乘之時之勢然耳蓋靜極則動時也創置多
則孽萌其中非有所事事弗克有濟勢也乾乾之初
龍可潛也積而至於三則有終日乾乾夕惕若者始
可以厲而無咎然則外祖其乾初之龍而翁其九三
之龍與易窮則變變則通初之潛既轉而乾乾矣則
安知其後不有或躍者乎翁仲弟以例丞太康姪培
以貢丞龍泉皆位不稱德今子姪業舉子者四五輩
滃滃有進取意氣翁又龍德中正雖重爲時忌而濟

急恤孤息爭釋忿雖怨不廢人事天時會相符契翁行當有大封之榮乃者有司錫以冠服秖引年耳孫不佞請記以俟

勤樸堂記

勤之義昉於舜之贊禹而舜配以儉自後凡頌人之德及訓戒人者皆曰勤儉迄未有以樸配者以樸配勤自梓材始按釋文樸小木也或曰叢木皆於勤之義不協及以古人制字之義參之樸從木從菐易木以玉則為璞易菐以卜則為朴皆材美不外見之義

然後知樸者未斵之木其在人也以質勝者也樸乃
儉之質非樸不足以爲儉非儉不足以成樸於是梓
材立言之義始白予姻氏渠濵汪翁樟家世以勤樸
相承而翁尤若性然省進士婺人吳君體先嘗號爲
勤樸翁翁因以名其所居之堂曰勤樸今年五月十
八日壽八十翁甥予族弟天二輩乞予記翁之堂以
爲壽予念少年不能勤樸以有今日今雖林下不爲
世用然猶深自懲艾昕夕俛首緇校陳編不廢敝袍
糲飧晏如也使三十年前而知此寧復有今日乎翁

今以是名堂深有契於予者余請擊節爲君揚之蓋天之生我疋以勞我則生而勤者生之理然也天之養我取足於地之所有而不過則既生而樸者生之理然也勤則生理生樸則生理足天之常理也人生天地間苟能順其天常治生以勤養生以樸則天之生理在我雖天不能爲我困其或籍有餘休不思自樹驕惰生焉荒其日程廢其四體口取適於肥甘體取適於輕煖役使取適於便嬖一切奉身之具務欲夸麗美好以炫燿於一時至謂昔之人無聞知若是

者必自以爲能厚生矣而豈知天之生理自爾而新
一旦所籍者盡坐守窮困而莫之爲計夫然後歸怨
于天曰此天困我是果天之困我耶抑我之自困耶
翁名是堂將開後人以千萬世自生自育之源善承
天者順其理善承祖父者體其意是在翁之孫若子
然予聞翁子三尚德尚厚尚嗣厚予婿也嗣予門生
今爲邑諸生孫時生時遷時迪時來餘幼類能勤樸
若翁然豈其所以承家者乃其素習而非以其堂與
嗣方駸駸德業有聲于時行當塗丹艧於堂而非終

示人以樸者予雖老或及見焉尚能爲翁頌之

崑溪記

崑山不知出何許韞玉揚采色書紀其事山下之溪必隨山而名雖未有據義當然也邑西四十里石田有隱君子汪君號崑溪予未知崑溪所在意其境必有山襲號古崑山而此其山下之流也一日登君之堂酌酒臨流水光映席情意逌然予問君曰崑溪何在君笑而不言予扣之再三君曰吾境無是溪予曰然則君何號爲君曰予性愛溪山意崑山韞玉更佳

平居嘗念曰予安得是山下之溪一嘯咏也遂自號
曰崑溪意之所適即以爲眞予曰達哉以情爲景君
曰萬物備於我吾性然也人生天壤閒凡天壤之物
孰非吾性之故物而吾性則又包乎天地之外吾性
之所有夫豈天壤閒之物所能盡即其有是溪也吾
性之故物也即其無是溪也吾性固有之也吾知有
吾性而已夫庸知乎吾境之有無是溪也予曰達哉
以性爲足君曰道德高深萬仞之巔千尋之淵鄙予
小子敢爾自畫雜冗糾纒俗態紛錯吾以蕩於是溪

則淸意見橫出嗜欲坌生吾以煎於是溪則息六賊外攻五蘊內剥吾以拂於是溪則滅萬古此天萬古此聖萬古此心萬古此靈毋搖爾精以汨其淸毋擾爾形以淆其明毋營爾思慮以撓其靜鳶魚飛躍品物流形天光上下掩映沉凝渚花馥馥岸草靑靑童冠游泳若曾狂之浴方舟上下若春水之生吾見昆溪日流於前而孰謂吾境無是溪也予曰達哉卽性爲物卽物爲性道在是矣予不圖君之得于是溪若是深也乃命侍者釃酒臨流以賞其趣歌曰昆溪冷

泠兮在何方中有幽人兮浴心滌腸安得相從兮漱遺芳又歌曰崑溪混混兮在何許中有幽人兮枕流漱石安得相從兮弄餘沘歌罷引觴更酌主賓酬酢歡然合尊不覺盡醉于乃起而四顧溪山滿目意興飛動恍若神遊崑溪之上而挹其清波以自灑也不知何者非崑溪也登舟東歸順流而下薄暮造門入室默坐猶覺溪流遶吾窗扉而遡回未由也乃命亭孫諸生維藩執筆紀其事詰旦持以遺君題于崑溪之舍以爲記君諱亨奉例爲

藩府典儀雖不由士學而所造更深胸次灑灑若泉墜露落縈廻旋轉無凝滯類古之智者維藩其館甥也

渾然齋記

近世士君子相與率多折節降志劀方而刓操直而拳突梯脂韋以相順承世道不明謂古者渾然之道宜然至以是自誨誨其子弟此風遂以蔓延辛丑之秋予在白馬橋館姻氏鍾滐程子有信執幣遠來爲其婦翁博村吳翁請記于予其目即曰渾然予方厭

俗流之下趨而重疑翁之有累也辭之再且三程子因罷勉告退予念曰知其累而不以聞之非也率二三子餞之郊予因與二三子曰昔者陽子遇老子於途老子誨之曰而雎雎盱盱而誰與居卒致舍者與陽子爭席其道何如二三子不能對予曰天之心非不與萬物為一體然而天下之物走飛夭喬高下洪纖榮瘁萬有不齊是故春生秋殺並行而不悖者天之道也聖人之心非不與萬民為一體然而天下之人强弱衆寡大小智愚賢不肖萬有不齊是故仁育

義正並行而不悖者聖人之道也君子之與世也雖
雖斷斷則誠異矣何致使舍者敢爭席乎二三子識
之程子歸述其事以語翁翁曰先生命之矣先生不
欲斥吾今日渾然之非故假微言以告天下理一而
分殊不知其理一則渾然之體不立不知其分殊則
渾然之用不行溫而不理統而無辨闒然以浮沉于
世若今士君子爲者是老氏之教非天地聖人渾然
之道然也先生命之矣因記諸齋以自省

文山祠祭器田記

嘉靖庚戌月仲春抵任廬陵謁文忠烈公祠下廟貌崇巖溪山宏麗足妥公靈既秋仲有司踐常典致祭品物有常需而祭器取給於庙役用器取給於地役多寡無數臨期呼索供者往往後時至有遭捶撻號徹祠內者予惟公之忠義上有以增重邦家下有以感發人士中有以扶植綱常其功德之盛豈斯祠斯祭所能報稱顧猶有所不備致苦於公之鄉人爲公累其何以慰公在天之靈而蒙其休享耶因捐所有爲之祭器若干用器若干又置田若干畝取其入以

供歳時營繕之費俾奉祠者世守之雖所裨益者不多聊隨分致力云爾嗟夫忠義之在人心千古一日過公祠下而不知起敬者非人也行當有感激之深而翻倒江海以洗茲祠之腼爲公光者于適薦勺水以爲潤愧矣愧矣

介石記

歙溪南吳翁榮讓字子隱號介石遷居巖之焦山今年八月十一日壽八十姻友同邑程君賔葉君侃以幣委予姪法保自焦來乞言爲壽溪南予五世祖大

使公姚吳氏族也不相通問者餘百年不知翁族屬遠近翁仲嗣鴻臚君與予弟瓚同事南雍又與予門生汪子守敬爲忘勢交弟與守敬道翁事甚詳予答以不文辭雖然物之壽者莫如石予請記翁號以壽翁則何如夫石天下之至靜者也亦天下之至堅確者也古今之咏石者多矣然有言其可轉者有言其可攻磷者是皆以人爲言至於易之豫以介命焉而後得石之性人之生也直其始也何異於石惟其後也感物之動而物交有以引吾好而不能自持於是

乃有違其性而突梯滑稽以自便者是故墨之絲可黄可黒楊之岐可南可北可榮可辱可寻可黜可生可殺子可以悖臣可以亂夫婦可以相乘兄弟可以相猶友朋可以相賊言可以誣行可以詭日用酬酢惟其氣與習之狥而莫之所主如是而謂吾人之介不如石可乎可轉可磷不可以爲石之性其於人也亦然詩曰我心匪石古之介者且不欲比德於石曾謂人而不如石乎寻不識翁狀然聞翁懿行甚多而其大者知學好古道古之道直躬而行則翁固有石

之性者但以予觀之翁之能孝能訓能勤嘗起家能
樂施與能罷義倉義塾皆硜硜磷磷磽磽類耳求其
介性遷焦一節爲能當之何也溪南華族也華則易
以溺人而末流不能無弊翁生於華習於華一旦舍
華就朴若出黃潦而濯清漣焉且屬後人以世守此
非中立而持以不變者歟是之謂介豫之介上下皆
溺於豫而二獨以中正自守此介石之象之所自來
翁是舉正合豫此爻之義然則翁之號介石也夫奚
愧乃從而歌曰維石之介兮質之偏維翁之介兮性

則然質之介兮容可鐫性之介兮不爲物遷石不磨兮翁彌堅自茲榮養兮享壽年日怡怡兮地行仙視蘭桂兮競芳妍佇看封誥兮來日邊懿哉翁兮樂萬千何當爲翁兮頌抑篇

盧陵縣二衙後園二塚記

盧陵縣二衙後園有二塚一在東北角盡處不知爲誰氏討亦前任人所遺也一在北而近東距前塚一丈五尺乃予殤孫所掩處是孫次子應鍾携妾鄭氏隨任所生生則不育時嘉靖癸丑閏三月十七日霹

雨初霽先卜地前塚之前土皆瓦礫欲濬入之得眞
土潛水四射愈汲愈盈不克塟明旦又雨巳分乃止
改卜於西北角土如前水視前加淺矣又改於中亦
然卒乃定卜於今處命役人日及水即止攫入不尺
五泉脉津津亟以土窒之納之櫬而塚其上嗟夫骨
肉至情不能歸塟而又在淺土寻之心其能安乎雖
然汝自含生以迄于今凡十月皆此土則此乃汝之
故土也汝魄宜掩此矣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
也凡宦者之視其舍若傳舍然不數載而代寻背此

三春矣又有老母年八十有二番自在堂朝不謀夕豈能久爲汝主但代者視予猶兄弟也視予猶兄弟則視汝猶子姪也焉有父兄而忍戕其子姪之塚者乎則雖淺士無恙也因題諸壁以告來者

復齋記

復齋予業師九江貳守林塘范公號也公諱初以詩領鄉薦知冀之隰州移今官所歷皆有政譽公歿之十三載丙申季子銳孫洛學予於奕橋之館昕夕敘公事甚悉一日語予曰某兄弟嘗欲別搆一齋以昭

先君之號以時記憶而力未暇也今幸拜先生門欲請爲之記而愧無所託若之何予笑曰子失先君命號之意矣子先君之號復齋也其取諸復乎取諸齋乎子欲吾之記復齋也其記子先君之復齋乎記子之建復齋乎子也知先君號有託於齋而不知先君命號之意惟在復也子先君之號本於名人之初也凡吾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何者非天之所與我而我所當自盡者也是故存之而有性焉必盡之而後復也動之而有情焉必正之而後復也作之

而有才焉必達之而後復也統之而有心焉必誠之而後復也具之而有形焉必踐之而後復也施之而有倫焉必明之而後復也運之而有事業焉必致之而後復也有與必有復天全而與之則人必全而復之苟徒受諸天而吾之所自盡者或不能如天所以與我之意其可以爲人乎子之於父其即人之於天也子或不能繼父之志述父之事以復於父則亦不可以爲子子先君以復名齋是欲求盡仁人之道然子先君有學有政以昭聞於世其於仁道幾矣子欲

以建復齋求復於先君是欲盡孝子之道然余謂子母求孝於齋求孝於復也毋求復於建齋也求復於子建齋之心也以齋孝孝在齋也以復孝復則孝不復則不孝如之何可言復以免此不孝之罪也以建齋復復在建齋也以建齋之心復心存則復心不存則不復如之何可言存以免此不復之罪也則所以爲子謀者當有出於建齋之外者矣禮曰孝子成身言孝也詩曰世德作求言復也子能求世德以成身以無負于先君是眞能建復齋也巳銳瞿然起拜曰

先生言是將爲先君建萬年不朽之齋其庇我後人遠矣敢不敬蚤夜銘諸心以求託於世世

肯肯堂記

予藩理翁外孫石田汪甥可學祖遺有堂一區內樓五間廚三間蔬圃若干畦在廳事之左與其叔某共居又有遺基一區在廳東北陬甥有翁叔有二子念曰此非可以兼容處也遂與叔議以祖室遜叔而自就東北陬爲屋如祖室以居踰年而告成乃移居焉客有高其事者命其堂曰弘先甥具紙筆乞予題其顔

寻卜曰地猶先人之地費猶先人之遺名以弘先義未
偟昔武王既定天下懼後世之無以承之也作大誥
以詔後人中言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
肯構甥之爲是室也念祖父購地之勤而思以是室
終其志正是肯堂肯構乎因摘弗肯矧肯之文而易
之曰肯肯堂蓋天下之事有創有承非創則無以開
其始而後人無所承非承則前人雖有創而未終之
業或不免於廢棄以遺旁人之指笑武王之創大矣
不有成康相繼則三監之變頑民之梗誰與靖之古

人謂創難予以爲創固難而承尤難蓋承多起於豐亨燕逸之後非卓然有志者不足以有承故武王之詒拳拳以肯構肯堂爲後人勸要有見於創者之必不能無遺漏而補葺之功伊誰之責承者之責也觀其詞不曰弗能而曰弗肯一字之變其意之所寄遠矣不能猶有可委或歛于力或撓於勢而不足以濟曰弗肯則必其勢之得爲與其力之能爲得爲而不爲能爲而不爲要之皆無是志詒之意正隱然示人以無可委之責而欲其愳以自憤則志立而天下無

不可爲之事矣甥之志本求以自盡而非有所憤然而後人能有承則前人之業因是而益輝前人之志因是而有終死者猶有鬼當含笑地下矣不然則雖有是地不過爲萑葦之場蔬韭之圃曾何益於人世事雖非創而其志其才具有創之能矣甥早失怙質耿而言訥若女子然至其爲是室則有狂夫之所不敢爲者謂甥能善承非耶吾聞善承者善貽甥之後必有思塗丹雘於此堂而享以長世者矣

慕陶耕舍記

嘉靖甲寅秋予自廬陵歸耕大瀛山中行轍初停文簦未解族子諸生材卽以慕陶耕舍求記慕陶者約山汪原一先生號也先生初筮仕卽乞歸田築是舍於居旁寄傲山牕陶情藝苑出處行藏俱與陶彭澤同因號慕陶粵稽晉史載陶彭澤傳彭澤非高不仕者爲晉祚之衰耳其耕也以貧非必其樂也先生當

明盛之世

羲黃在上天下晏然又其家有厚積無耕事安得有彭澤之慕嗟夫君子之處世也惟其意之適時非所

論也當平世而仕是矣然堯舜之世而下有巢許君子未嘗以巢許爲非亂世而不仕是矣然時至春秋而夫子轍環天下至有伐木絕糧之阨而不止君子猶曰聖人不以無道棄天下也夫際時以行義者生人之分自聖人以下其出處去就不同固各有志苟隨其志之所之而持以必行內不愧心外不愧人脫然於紛華利欲之外而無所累則不必其迹之同而皆可以語道令之世世道雖大明而奔趨成風廉耻日喪督學之黜罰嚴矣而曳白以求試者何限也銓

曹之涉汰嚴矣而斜封以求用者何限也給舍之彈劾監司之糾察嚴矣而墨汚以求容者何限也誠使先生不當有彭澤之慕吾猶以先生爲截脯之醯醢顧可以是少之乎予惟懼先生不能瀟散如彭澤而以折巾慕郭耳他不足爲累也予與先生有一日之雅先生辨之早而予也入仕兩考始有今日之行豈惟有愧於彭澤其愧先生多矣乃含其愧而爲之記

璫溪地圖紀

國朝屬里仁鄉道出邑西門渡白鶴溪經八都棠源

上管踰查嶺出抵大溪即其地一道至上管渡橋從
新塘嶺出路差近而嶺高在邑西南三十五里其地
東迫小溪溪外有畈畈外山其高大而立者曰岑山
平淺若眠馴伏畈外者曰青龍山山上長松離離挺
立每清夜月自松間騰躍而上晻映如畫澄影清陰
散布村落村人傍松月三五爲群行歌坐嘯或至夜
分不散南亦溪溪外一山逆水而上橫止其前若列
筆然曰文筆峰峰上古木數千章偃蹇若虬龍多唐
宋故植北倚蓬萊瀛巃嵸突兀視群山獨尊橫障若

屏下出一脉迤邐南布望文筆峰二百步止狀若橫琴村人多沿琴麓面文筆而居邇來生齒益繁沿麓之居直升于巔望之若七級浮圖狀地褊人叢級山而屋高出巢居厥惟艱哉西臨大溪浙水出焉溪之廣視小溪十倍故設有義渡嘉靖癸丑改官渡渡外沿溪舊植竹清風時至竹聲與溪聲錯雜鳴竹今廢竹外平原可千畝土䟽不宜稻春夏藝麥菽秋冬藝蘆菔萊蘆菔視他產微小而堅實可久芼尤美土人旨蓄之每熟時隣土各持其所有履䖸相易富者以

穀粟貧者以藝業肩任驢負舟載輻輳如市不二百
而空原外小田田外山亦平淺馴伏與左山峙而差
遠左山外有山曰水鷺瀛右山外有山曰石簰瀛與
蓬萊瀛大小相埒中村而立則水鷺夾其左石簰夾
其右蓬萊障其後鼎立若相持皆一方巨鎮沓嶺源
水出東小溪壽安橋臥其尾橋裏夾岸舊植梅西岸
有亭曰春先取梅義也東岸有樓負村而東面曰朝
陽取初暾義也今皆廢橋之外不數武有水自新塘
嶺出合流而遶其前以入於大溪流間有石方廣各

一丈有奇上平如砥屹立中流曰印池石流之末瀦
以塌塌旁有石嶼自文筆峰之右趾落下入大溪平
布溪面絕流而過直抵西岸上下皆匯爲潭每秋冬
間水涸石骨齒齒浮溪面若馬跡然可躡而渡曰石
龍潭村之址可二百畝中有大街居室周匝如魚鱗
雖屬村落而喧闐雜遝過於闤闠是爲瑺溪相傳溪
流有瑺珮聲故名金氏一宗據焉由瑺溪東小溪入
二里有村曰長干由瑺溪西大溪上三里有村曰篁
塘皆瑺溪宗踰大溪沿原直上二里有村曰洲陽瑺

溪以上宗也

泗洲山新阡記

泗洲山在瑠溪渡順流三里泗洲灘之右其山發自儼錐山葉家謂儼錐土星開障中瀉一脉爲小金星又分二脉一脉從左下直蔓度峽起一山左右環揖前有平阜乃陳氏𦤎地一脉右落蚍行四五摺始度峽起一山如梭內懷一窩吐乳儼然玉几狀左右舒翼無龍虎面溪即泗洲山土人陳氏衆業時師僉以爲下不中𦤎過而不睨隆慶辛未　月有以是指予

者予始登覽之先從右脉上至巔復從左脉下至陳氏塋處恍然悟曰此二山與玉髓經前夫妻穴山何異彼以同脉分夫妻又以脉促而四際有障爲妻穴以脉長而四際曠遠爲夫穴即玉髓言可信洄洲當是夫穴可塋時艮術鴈塘吳玄錦樂山在舍亟邀視之樂山大以爲佳遂命兒鍾桯會圖購之二子詰旦往視即值儈者俟山下迎謂鍾等曰二君游此山圖之乎曰然曰此山雖山主不齊皆欲售可媒而得也鍾問其值儈曰已有議不踰二十金鍾遂與訂約次

日偕果來申約又次日成券前後四日得此山涓壬
申三月念八日請樂山視壟先四日穿壙樂山約壟
下十尺初下五六尺土疏七尺土始凝尚與疏間生
又下九尺十尺土盡凝而膩撚之若麪風戾如石紅
黃白三色錯出左畔如碎錦右畔文漸舒似玉有瑕
中有一鉅塊卵狀大如斗鑿適半露壟尺盈鉏逆之
裂純白色間以絳衣開而觀者奔趍如市豫告遷我
先祖養素處士先祖妣胡氏二柩壟焉賀客踵至間
猶以不及見土爲恨者予因而喜曰葬家謂壟地首

論形次論土色今此地之形有玉髓經證而土色又知是意者生氣果有在乎壟必吉又因而念曰莫難測者壟之地今之壟者孰不以爲得形得土然而不吉者往往而是予焉敢知吉嗟夫壟而吉也我可以少息肩矣知其不然我將何以自處蓋人皆知我今日得地之易而豈知我往日求地之苦昔我先君已壟二柩新塘山見者謂爲不吉先君卒竊穿視焉土未侵膚已侵棺予遂洩壟於金村自予之移此壟也懼得罪先君日夕不寧寢月多寃竟莞壟家書聞有以

葬地指者近則倒屣而往遠則褁糧挈齎而從雖百里二百里不敢以爲遠雖連信宿不敢以爲久雖嚴寒甚暑不敢以爲病雖旅食蓐宿露行不敢以爲惡雖穿叢棘入深莽裭衣袪屨不敢以爲苦雖足倦體疲筋節劬怠不敢以爲勞孑姓矗矗立䣊前吾未嘗敢自惜而有所委俗師庸流末術相沿寄吾舍吾未嘗敢有所愛而不解衣推食如是者二十餘年不變而予亦齒豁膚焦髮種種矣今始得一地而復不信是天不諒我也是天不欲成我之志而故如是相戲

也我豈復能爲役乎噫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雖然天能不諒我而不能不享我之前人我不及見吾祖然聞其嘗以正直遴爲鄉耆鄉有爭責其居間嘗見吾祖母我祖母常懼貧人人有鬻吾祖業者退而有未厭必私益之鄉人至今誦其事舉此二聞已足見我祖祖母之心合乎天心天未嘗祐之大施於時而復斬此一杯土則天下孰勸於善吾於是而信此地之必吉也

義鷄記

族孫桐朴茂而知義素貧籍縫人之業以給其家年六十外忽失兩明不惟出入使人指攜而晨昏之限亦籍人口語故嘗蓄一雄鷄於其宿處聆其鳴聲以爲起宿饔飧之度如是者十餘年而卒室人咸欲殺是鷄爲奠饌桐室吳氏曰是鷄吾瞽夫所資以爲昏曉者也是鷄存瞽夫猶其未死也吾安忍殺之即殺以爲奠亦必不享於是復飼鷄如故又一年吳氏病伏枕五日卒人言吳氏病此鷄不出栖亦不食卒之日室人匍匐治喪事鷄乃出栖垂首舒翼徬徨躑躅

數四而死噫亦異矣是鷄嘗于桐不死于桐死之日而死于吳氏之死彼自以爲日飼吾者吳氏也故遂以死報吳氏吾見古書傳載有義虎義犬者非此類也耶然則是鷄也亦可謂義鷄矣人生天地間飼養乃其末事飼之前不有生我者乎十月之懷三年之愛其恩之輕重大小視之飼我者爲何如而人固有㤀之者矣而况于飼也飼之後不又有成我者乎放之小學以發其蒙入之大學以成其性爲之婚姻嫁娶以成其生育爲之科第功名以成其事業其恩之

輕重大小視之飼我者爲何如而人固有忘之者矣而况于飼之末也若此者視之此鷄有靦面目矣嗟夫世之罵詈人者凡忘恩失義槩之曰禽獸豈知禽獸中又有此鷄也桐子伯高因感鷄之義誓終身不食鷄此固以爲鷄之荅而實求自免于禽獸也彼以死報吾母而吾復欲食其肉此又禽獸中之禽獸也作義鷄記

邵贈君焚券事記

邵贈君邑之西門人諱萬字一之以子憲副圭山先

任戶部雲南司主事貴贈君如其官君弱冠喪父服闋毅然以父業自託懷貲餘千金自其家抵浙之湖州德清挾質人張定六家議販糴未成劵而家人馳至謂縣有役事坐呼嚴趣君歸君議復懷其金去客有告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子之金與數昭人耳目矣難以率意行張老工於賈又其家有千牛之號盍以金託張老代轉徙俟君役畢來可保無虞君悟遂如客言受券去越明年湖大水斷收又明年水張氏苦賦征家業盡頹千牛多疫死張老抑鬱成疾將

終命二子曰我死無他累惟負徽人邵某寄不能償幸猶有竹山十里在雖不當子本亦我家重業也我歿必以償母悖我言以遺我死後憾言畢卒卒後一歲君至二子不敢言委其親吳某亦封君以張老言達君不應二子重自疑次日封君又以言君覘其家果徒四壁立乃曰俟我改日祭過張老墓然後處又明日君設酒羞同二子往祭祭畢出其券焚墓前明早遂登舟二子驚亟撿其家所有諸玩物以贐君取書畫若干品去時君未有子二子送至舟以手加額

籲天祝願君早生賢子受天祐昊封君及旁觀者咸嘖嘖羨歎以爲奇男子事不可及君旣歸坐守祖遺以自老人有以商事勸者君曰此途非我利我安命年三十始生憲副三十　仲君生四十縣尹君生君晩年築書舍一於其居後請明師訓諸子歲　憲副攷補縣諸生庚子楊督學案攷君舍客陳某夜夢人扣門問邵某家安在陳曰舍主人也在東壁君問之何曰某浙湖人姓張舊嘗逋有邵某子本今囊米若干先償子過三年償本幸假君一言詰朝陳來以

夢告君識其吉喜不言是年憲副果食廩又三年癸

卯中鄉試庚戌中 會試入官至今官一 如夢噫世之

人恒謂陰德之報不足信君之報果焚券事乎非也

害隨利生福以德至人謂陰德不信必未嘗實有是

德苟實有是德福豈待求而至君之焚券也予謂君

不但有德非實有大德者不能財者民之命也古之

稱不取者但不取之人耳若君之券財則祖父所遺

曰寄則其財猶我之財孰肯以我之財捐之人又其

數不比五金十金可畧也其重抵中人百家之產人

之情簞食豆羹見於色今也舉百家之產以畀人孰
有不顧惜而矜重者而君乃捐之若敝屣已之寄既
不可追復矣而彼以區區竹山償我此不過存十一
於千百以明其家之無伎物姑以是厭我之心冀我
之哀而納之而不較其他此雖至廉者不屑讓而君
猶以是爲二子之依而不欲施之奪且張氏非君之
骨肉親又非君之素知又無祖父以來相與之舊而
君乃能厚施之如是此其情何居意君仁人也仁人
不以盛衰改節張老雖已死見二子即見張老也遂

不覺矜憫之念惻然而興若有引之手而不可得者彼豈復念其所寄之重而有所惜此其心上與天合即天心也以天感天天鳥得而不錫之福昔裴晉公還婦帶義矣然猶婦之帶而非公之帶范忠宣之付麥舟也忠宣之麥舟矣然所付者乃故人而非無所因較二公之德猶出君之左而二公受天之報甚厚然則天之以是福君又何足恠但予猶有說予早年知君君之狀端方而偉君之言笑動履雍容而有則儼然一衣冠品流則其膺是福也疑不獨在焚券

紀祁門李徵君代償事

萬曆甲申夏予在南園樓下紀邵贈君焚券事邵邑西門人名萬嘗在湖州以千金委張質人代轉徙而歸比邵至質人費邵金盡且妻室如懸罄邵焚券墓前去邵子後第進士官憲副人以爲焚券之報時祁門縣學諸生李子之華實夫設帳予家川上草堂見紀慨然對予曰予家君亦有代償事可方邵而數不及予不才未能請有紀或遂至湮没予愧矣愧矣予曰第言之李子曰家君兄弟五人而家君長性孝友

疏財崇義尤好振人之急少年客句容有社友洪姓者鬻木過河下稱欠榷木價懇家君爲貸譚主人五十金以去及償期主人索之急家君躬造其木所始知洪爲人鬻木洪無木得前金逐手快意費盡錙銖不能償家君不得已懋遷已有代之償家君原不滿百金既償而句容之業遂廢因而抵家訪洪家徒四壁立室人大小皆歸怨而鄉里多爲家君持不平内有讐洪者謂家君洪猶有基弃舍君鳴於官尚可償原貸無鉄家君自念曰始以舊識代之貸既以不能

償代之償若復鳴于官壞其家室使無居不以德買讐乎非算也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固無情而奪者則又甚矣寧人負我無我負人甘守窮困以至今日予曰尊君之事誠可方邵矣誠可紀矣子毋歎其數少也天下之事惟其情而數非所論邵富室視千金爲輕子尊君不滿百金視五十金重於千金財者民之命予覩市道間握算而乘除作色相矜爭及毫忽孰肯以五十金代人償索人之負而不得攘臂椎剽致傷其命而不恤而奚暇恤家

舍子尊君所爲在太古或以爲易而在今時爲甚難
在賢人君子以爲常而在等輩以爲最奇論數邵誠
優論情則子尊君五十金重於千金邵固厚於仁者
非厚於仁何以能揮千金而不惜子尊君可取而篤
於情不取其一念之仁豈在邵下天之鑒人惟以情
邵之子以科第顯子之前途猶當遠邁其天同也天
豈有二命乎哉子尊君事不必他有紀天自紀之矣
李子悚然曰有是哉予因述其事附於邵紀之後以
見予州里之多德人義士以爲俗勸且以爲李子異

日食報之徵

紀長豐吳烈婦金氏死事

金氏予宗弟洲陽存華女名淑弟年十六適長豐吳依長子大順大順受商業甫三月即從父之崇德商所明年正月姑李氏死遺幼子四女二淑弟隨分治棺斂撫食諸幼日夕惟謹四月大順隨父歸治李氏喪事畢又之商十一月訃報大順以十月六日得疾死瓜步即淑弟悲慟不勝快於一決或時引斤斧或掩戶室人左右閑衛備至猶懼有間諸母有諭之者

曰觀汝志必死死乃快但有說汝名家女知義汝夫柩未歸汝即死柩歸當誰爲主汝且忍痛含哀俟柩歸扶柩即土然後行汝志以從汝夫地下則上得盡情於夫下不失吾願死得所矣烏用瞀瞀焉狥一時之憾幽死爲溝瀆鬼淑第憬然良久曰母言是吾哀迷不暇念及此幸諸母輔成我志自是日起視事如李氏歿時撫諸幼視昔有加無替又明年五月柩歸淑第郊迎每道峭巇湍激處室人猶以身翼之不令行胸臆及塟淑第躬視穿築畚插撫柩入壙既入果

以身投柩旁擗摽頓撼血濺如噴泉急抱持起淑翁竟捽手援一拳石自搥其胸嘔血數口昏眩若死室人相與舁還家伏枕連日容色漸瘁氣息縷縷自是雖不復求死而無意人間世矣如是者數月一日忽出其裝篋所有繒珥付販母曰爲我易爲貲諸母因扣之曰我家生計衆所知又我男子女債多安得復有仗物給我無用之口我願易此爲衣食不敷以紡維繼之諸母皆私喜曰婦今爲生計矣又數日擁麻枲縷一篋將就織經營間覺前日石搥處微若攪

剌頊文噴有血淑翁知惡症急遣人請其父至以所易貲付其舅遂奄然而逝時年纔十九吳氏諸父老皆謂此婦不徒烈且賢合族往吊哭盡哀儀請祔祀大宗祠以示敬口不如是不足爲後人勸

贊曰此婦歿事時遠近聞其烈籍甚予不識其作何顏狀乃能如是豈天植其性耶雖然天植之烈不必其中道此婦所處歿間有從容就義處不可謂無聞見父存拏屢以醫過予予與之言議非忠孝節義不出口且其人

恂恂閑禮度若儒生然則其家庭告語亦可槩見竹不揉而直然加以檃括其入益深此婦其檃括之竹非耶

果齋先生文集卷二終